

旅泊年年

果庵

——人生塵世間，忽如遠行客。

日本管暫時寄宿的地方，叫「宿泊所」，我在北京，看見不少掛着這樣牌子的地方，不知爲何，一見此三字，即使房子是大廈高樓，也難免鷄聲茅店之感，泊字的涵義，本是飄來飄去，象徵人生，確有關合，所以我的題目也就用了他，好像比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「逆旅」兩個字，更可令人澈悟世事之無常。目下又到過年的時節，被罵爲個人主義的我輩，不免又有種種不必要的感懷，唐人除夕詩所謂「一年將盡夜，萬里未歸人」是也。回想起來，果有十五個年頭沒在家鄉度歲了，好像自己也有點不相信。旅途之顛躓使人疲憊，殆亦不暇計算歲時，到了忽然又換一個數字時，才不免指指細算，於是也就瞿然一驚。事變以後，父親會到北京一次，而我却遠在海濱，等接到家信，父親又已走了，終於不曾見着，這樣，就整整七年沒有看見父母了，他們都已竟過了六十歲，頭髮想也花白許多。當我在中學校時，只要一聽說有病，立刻就派長工從遠在二百里外的家中來看我，趕上軍閥內戰，消息不通，總是咳嗽嘆氣，以淚洗面。記得民國十五年南口戰役，我在亂後忍飢步行一百五十里回家，看見母親，一句話也沒說就哭了，如今恰似杜詩所云：「有弟皆分散，無家問死生，」而且也是「寄書長不達，况乃未休兵」，想要向母親一哭，也不可能。值此歲時更易，若是一定要慨當以慷，實愧不能忘情。所以三年以來每逢除夕，都是招集同鄉作客諸君，包一點餃子，燙一壺白酒，團團圍在一起，作徹夜之談，這樣多少可以減少一些鄉愁，添上幾分麻醉，然而當話鋒一轉時，還免不了「在老家這會兒如何如何」的一套，老家不可憶，就連北京也是好的，「無端更渡棄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鄉，」古人心情，我們蓋亦可以體會些須了。

這十五年中，細細數來在北京度歲，倒有十一年之多，故每遇有人詢我籍貫，遂徑以北京答之。最後在家鄉度歲的一年，患着很重的傷風，青年人心中對現狀有種種不滿，故精神極委頓，年初一父親逼我去各家拜年，託詞未去，後來父親調查出來，大罵一頓，那時覺得拜年這種節目大可省略，好像是全無意義，元宵節後，到北京入學，一個人踽踽涼涼，我又沒有搶到自習室，宿舍的燈非八點半不開，爐火非九點沒有，有水汀的圖書館尚未開門，其凄然之感，一似黃仲則傷秋的诗。因之對於家中，大有惡劣印象，如今閉目想來，那種凄冷，頗亦有欲覓無從之處，而在鄉下大家都穿戴新衣新帽過着萬戶更新的太平日子，真好像從正月初一那天起天氣變得特別和暖似的，則更遠如三代以上，直如未嘗有過矣。在北京第一年度歲，是住在宣武門外某極僻的胡同裏，聽說早先是義塚的，常有鬼物出沒，我事前不知道，倒也不甚害怕。那院子有一家朋友作鄰居，他住上房，我住廂房，平時已極形影相弔之致，節日他們全家都返鄉了，只有我和妻兩個人，在寒風中瑟縮着。幸而朋友家那個廚子，尙肯跟我們作伴，到元旦只有他來給我們賀年，進門來便要磕頭，反而弄得我手足無措。那

時日子真是窮苦，我們兩個任課的學校都欠薪三月以上，常常因爲生計問題，黯然寡歡，且更容易遷怒到極微細的瑣事上去，大家相對掩泣，直至深夜，古人所謂牛衣對泣，或者就是如此景象。在客鄉過年，這時還是第一次，各自又很執着的憶念着家中一切，不願說出而又無法解脫，我記得好像有好幾天都是鎖了門到廟甸去看熱鬧，賣艾窩窩的唱得怪有趣，一角錢可得十枚，就買了來，但我不愛吃，進家門如入牢囚，日子十分黯淡，晚上看看各家天空上飄着風箏，而我們的天空是這樣的寂寞！朋友很少，且皆有比我們好一點的家，人家不願來看我們，我更不願去找人，杜牧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想相去不遠。我每晚只在黃色的煤油燈下看杜工部草堂詩箋以消愁，總算細細念了一過，由於愁苦的篇什，發洩不少自己鬱悶，這一年的歲月，要算我最不易忘記的了。

這樣的家，離我們的預期太遠了，還是不好的好，於是搬到某公寓去，公寓的生活，又是一種形態了，雖然有許多不能不見的討厭分子，到底比冷寂得怕人的窮家有點趣味。豈知一住就是三年。日子似稍好一點，除去自己上學以外，我還任着兩個學校的功課，每天早晨六點鐘起來，就在電車站上去喝北風，但是一般說來，興致總算很好。我所教的學校是很貴族的，那些學生却很和氣，他們常常跑到公寓未找我，屋子很小，坐也坐不下，這兒有假山，有花木，他們愛在這裏捉迷藏回去在作文簿上寫了一先生的家——這個題目，作着極稚氣而又可愛的文字。自民國二十二年以後，這許多可愛的小孩子早無消息了，只有一位女生，有次在某畫報上看到她的照片，說是某大學的校花，杜工部贈衛八處士所謂昔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，不勝感念，我唯有在天涯之一角，默祝他們的成長與健康。公寓中平時固甚熱鬧，一到年關，亦轉蕭條，連茶房都回家去享團圓之樂。臘下來的，不是無家可歸即有家歸未得的人們，學校在這時雖元旦亦不放假，因爲革命潮正盛，彷彿這也是一種表現，所以我也列入有家歸未得一類；我們已竟開始自己燒飯，在書架上放着油瓶醋瓶，以及鍋勺刀鏟，第一次作紅燒肉，朋友T君正來串門，說燒肉只能放油不可放水，便把一斤麻油都放了進去，結果肉則不爛，而焦味彌漫；又有一次吃水餃子，我們自作聰明的，把麵和得特別軟，等到煮熟，已是一鍋菜湯，我的脾氣不好，有時爲了飯作壞了，或者爐子弄不燃，就一下子摔碎鍋子或踢壞風爐，因而和妻大吵起來，好在二毛錢買一鍋，四毛錢買一爐，也就隨他去。過年了，總要買點好東西吃吃，除肉之外，也買冬筍海參等，不會作，只是趁熱鬧，不能回家而又和我說得來的，還有位童君，他是藝術學院習戲劇的學生，也在好幾個學校任着功課這位先生牢騷很多，喜歡吃兩杯酒，每於醉後高歌，一個人在公寓一住就是幾年，不知家裏有什麼難題目。過年時我們總送他一點菜，他也會到我的房裏來暢談。此外茶房老錢，湖北人，也是醉鬼，一有了錢，就吃酒，否則就吃烟，酒是白干，烟則永遠是金鼠牌，他喜歡罵人，可是別人不肯作的事他肯，別人買東西賺錢他不，於是我們反而喜歡他，常常給他幾毛錢打酒，到除夕他一準吃得酩酊大醉，有時會號啕痛哭，想起那個樣子，現在還覺得頗有詩意，後來聽說他竟因爲吃醉了酒，倒在火爐上燒死了，我已竟離開公寓，不得其詳，但頗爲此畸人深深地嘆一口氣。他沒有家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，倒也很痛快。公寓中住到三年，要算是老主顧了，可以看見不少的興衰變幻，不少的罪惡，不少的荒唐。我們不欠房金，不和人衝突，不亂姘女人，公寓老板是曾作過大學教授的基督徒，三位小姐還連頭髮都不肯剪，對於我們這樣的房客，自然不會反對的。然而無論怎樣，過年時心情總不大好，尤其是除夕的晚上，聽人家爆竹連天，我們則只有孤另另的

兩個，包了餃子想學家中習俗，到夜半再吃，往往因為忍不住寂寞而於九十點鐘就吃下去，之後，彼此無聊，說不定因一件極微細的事吵嘴，哭泣，還玩着老把戲。第二天一早起來，連電車都沒有，雇洋車便花幾幾倍的價錢，學校中事實上不會有多少學生，明明是騙人的事，而街上商店全閉了門，學徒們在裏邊敲鑼打鼓，不免使作客的人，心裏越加沉重。

到我們有一個孩子而職業有變動時，我們又到離北京并不很遠的一座城市去了。人情比北京不見得壞，東西也便宜，花一塊錢可以買五隻肥大的滿鷄，我們幾乎過着山村的日子，但又分明有市場，有雪花膏和 Toilet soap；都市與鄉村之混血兒，倒是很可懷念的地方。過年時，豬肉格外多，一塊錢買九斤，倘有人爭着要出售，幸而在此地遇見一位舊時的師長，不然，我們真是完全與他人絕緣了。平平淡淡，這便是很有收穫的日子，留給顯顯時時回想，也算很難得的。妻的身體本不好，如今竟在這兒養得健康了。誰知一到正月，學校內部發生了問題，我們只可嚙嚙嚙的跑回來，在許多年北京生活中，好像故意插了這麼一筆，使之稍有曲折。從此我就很穩定的住在古城裏了，有簡單的收入，支出也很規則，孩子慢慢大起來，房子也可以住得多一些，好像信才開始有個溫暖的家。對於鄉愁，積久漸淡，住得日子久遠，鄰居有好多都熟了，往來很稠密，年底也買紙炮籠和爆竹，雖不供神，除夕晚窮孩子叫得震心的一送財神爺來啦！到門外時，也必捨以一角錢而買進一張白紙，孩子要求穿新衣，有朋友要來，作一點年菜，而孩子從白塔寺白雲觀等處買了風車來，插在窗下，風來時嘩嘩的響着，這便更有生氣了。房東也來賀年，有一年房東是個有趣味的寡婦，到年初一就給我們學「跑旱船」的唱歌，什麼「大年初一頭一天，小妹妹來給姐姐拜年」之類，拿着紅手巾在地下舞來舞去，如今這些年也知道怎麼樣了，一個人的緣法實係不可思議，在都市中一度發生關係而以後就再也不見的事太多，記也記不過來，若是站在感情一方面說，頗亦足以生出無數惆悵也。

事變的一年，我忽然變為失業，朋友散亡，僅有的一兩架破書也丟光了，這時的理想，頂好歸鄉為農，本是士之子，還回到泥土上面去，原是很合理的，但又是一種緣法，使我照常過起教讀生涯來，學校還調一多，朋友也逐漸廣泛，每逢年節，大家反而盛行起賀年來，從元旦日起，要奔馳三四天，才可了結，若是想到那年和父親頂撞的話，這種事殊為不可原諒的矛盾。但中年人於朋友大都喜愛，也許是爲了互相利用的自私自心，於是 Social intercourse 絕不視為煩瑣，現實之利害，可以影響於感情者蓋如此。所以每在歡娛之後，隱藏着悲哀，人生的虛偽，殆是與日俱進耳。

不想一旦遠來江南。風俗、人物、都離我所熟悉的遠了，始而在公寓裏過着很生疏寥落的日子，感謝朋友，使我有機會把家眷接來，而且有個可以住下去的家。事務的瑣碎，使我少有讀書與寫信之暇，流落的朋友，漸漸消息沉寂，生活只在恍惚中打發過去。說是要過年了，我每爲之一驚，因為簡直有點忘掉今日何日了。這裏過年的舊俗不知如何，但破瓦頹垣與野墳邊燒紙哭泣的男女沒有把年景點綴得快樂的可能，就是那些用破鉛鐵和茅草撈起來的棚子也使人悲哀，雖然那上面也貼上鮮紅的一家庭雍睦，宇宙清和。聽不見送財神爺的急切叩門聲，爆竹更其寥寥，吃的只是不大好吃的年糕，和一種用胡蘿蔔絲炒的菜，太年初一，有開水泡炒米已是很好的點心了，我覺得諸所見皆含有一些黯然之意。但這裏的人却是極其快慰的，我也就不得不招來幾位同鄉，大家吃吃家鄉的餛飩子和菜蔬，高興的人們也要求着打幾圈小得不成話的麻將。有位章君年年要醉倒，去年甚至撒了一屋子尿，事情過去，大家也覺得這是一點紀念，可以追想。只是酒闌人散，不免又是一陣不可遏止的空虛與鄉愁，李越縵咸豐十一年守歲詩云：

慘慘鷄聲接大荒，南箕天際辨微茫；三年作客經千劫，八口偷生各一方；
夢裏音書猶恍惚，旅中眠食寄猖狂；窮途戚友愁相對，燭影天涯淚幾行！

我沒有李君之猖狂玩世，而遠隔天涯則相同，勉強的說與他有類似的感觸，殆亦無不可，只是作不出這樣的詩來，異常愧怍而已。